H. H. MU
CHINESE LIBRARY

陳明卿先生小品序

先生之序奇賞也期于源以玉橛以雷縣以貞嚴以介濯以色劃以恥味以別淨以耘感以理醇以懼化

以爛成持世之文嗟乎
先生囊括今古源不裕乎
亍則曰心口一德業一不
歧德功言而三之源眞王
也葢心源也雷以橛之郎

去弱之解貞以緜之即去
雜之解介以嚴則不苟下
一字之解乃濯以色而時
又曰去色其義何居則浮
艷汰而各現本然之色耳

爲諂爲乞文滿天下宜劖之以恥然借模擬恹諧爲工則味又當别也味别庶不耘亦淨守約而病去至曰理感亦唯先生所爲文

以性情爲貴哉敬軒得其
正陽明得其逵白沙得其
妙其以理動人也正以性
情動也耻緣外激懼則中
烱窓靜多内力則不以文

章易性命而醇聰明盡而
人力顯悟境空而天工現
夫亦化之謂巳如是直滎
世哉予讀先生文知先生
爲文讀先生文益得先生

所以論文不僅伏其博也
予行有宦笈必攜中有王
言經濟文事武功諸類擬
選置先生大文章茲則摘
其敘述編摹之文之小者

夫亦何大何小哉總一持

世之文已耳

錢塘雨侯陸雲龍題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朱秋崖先生稿序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東粤李老師集序
○○○合刻兩先生稿序
○○○孟肖形年兄夢覺言序

○○○斗酒堂集序
○○○目宗趣詩草序
○○○樊大夫稿序
○○○宛陵遊草序
○○○張澹斯文序
○○○王宇皆集序
○○○萊陽左進士稿序
○○○康弱孟草序
○○○昭華琯序

○○○張司李篤棐考滿序
○○○送萬父母入覲序
○○○藏書序
○○○續藏書序
○○○史記序
○○○漢書序
○○○三國志序自
○○○奇賞自序
○○○續古文奇賞序

閱明璟第

○○○三續古文奇賞序
○○○四續古文奇賞序
○○○諸子序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引

○○○七箋引

記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重建悟石軒記
○○○重建焦山塔記
○○○天台第一遊記

○○○剡溪記
○○○紀遊
○○○聽僧說福勝石梁幽谿大龍湫五洩瀑記
○○○紀任名將定國是
○○○紀將
○○○紀將權

傳

○○○馮孝子汝南傳

贊

〇〇〇大聖迦葉波尊者賛
〇〇〇啓敎阿難陀尊者賛
〇〇〇應供賓頭盧尊者賛
〇〇〇靖住山中難底伽多羅尊者賛
〇〇〇西瞿耶尼州賓頭盧尊者賛
〇〇〇東勝神州跋哩陀闍尊者賛
〇〇〇躭鉢羅州跋羅陀尊者賛
〇〇〇迦葉彌羅國詎諾迦尊者賛

書

○○○再出山與相知書
○○○其二
○○○其三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乞爲海忠介公請建祠呈
墓銘
○○○高仲子姬敖十三娘墓銘
○○○前郡司李二姬墓銘
祭文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祭諸敬陽先生文
跋
○○○止牘題言
○○○題春湖詞
○○○祁司馬藏書約跋
論
○○○遂薊宜雲合勢論

陽明先生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古吳陳仁錫明卿著
仁和陳嘉兆和仲評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巋然起長主臣相遇之難

肅皇帝容直之聖主也中于權相忠愍死中于姦璫蒙泉戍當公按楚疏劾廖斌爲璫所先有 旨逮問已得戍湟浚谷不云乎止因羞惡二字羅此法網先生笑領之快讀劉華容綠野悔離三畝地白頭重過六盤山句爭僎荳花甚適也居湟十二

忠臣孝子

成敗利鈍原非當計

年聞太夫人訃慟卒又十一年
穆廟褒之在
憲皇帝時王端毅彈中人李敬有　旨梟示東南
幸則爲端毅不幸則爲蒙泉丈夫從其是豈顧問
哉公以　遺詔褒諸死諫之臣翳惟
穆廟知之耶
世廟亦知之矣公行莊浪見甘涼諸山奔泉借土
人不善溉田嘗一敘甘肅志懸嘉峪酒泉張掖間
壯心未可量也僅以志節顯嗟乎男子一副勁骨

快語快心

論可金石

夏侯勝黃霸便是先型

爲沙場用一片烈膽爲社稷用一段苦心爲三湘七澤用至榮矣即使頭顱如許爲斧鑕用至愜矣獨恨瑠禍之熾上累　聖明辨之于早可不愼諸嗚呼富貴可暫不可久造次顛沛夷秋患難可暇不可忙吾儕去一忙字占一暇字履虎不咥入穴必出矣憶昔偕計常流連　詔獄諸君子間語之日人生事業閉戸第一閉戸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愼勿挫過後當思吾言公于鎭撫嚴鞫代人措荅何畧也范同知獨躬睡其與公久而俱

脩姿大波

化者耶。讀素難錄。銓次人材政事。雖執于戈。如在禁闥也。文章古勁。雍容慷慨。作詩歌呼自得。剛大養吾氣。綿綿思古人可誦也。五臺先生敘曰。予兩人皆籍閣相徐文貞公嘗救。徵文貞俱虀粉矣。故人主以知人爲急。宰相以救人爲急。在　詔獄。戍邊海。以讀聖賢之書。究當世之務爲急。讀聖賢書所以暇也。究當世之務。可以消此暇。審于久暫忙暇之間。此先生所以處蹇難者。言其所豫。故沉快如是。

常人見事後

使使其言驗也悲夫

○○○朱秋崖先生稿序

中丞之被謗也威福移于私評是非亂于野史今去公數十年閩紳疏于　朝曰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直徐海輩豈敢復蹂躪中土累數十年以此思朱中丞曲突徙薪之策當追錄祀之而名將戚繼光俞大猷一體賜謚中丞族命辭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其竢此疏也哉公又曰仰承廟算之成不死于盜賊之手惟慮奸邪之售或死于筆舌之鋒死于盜賊之手尚存忠

耿耿忠言可想中丞面目

義之寃死于筆舌之鋒長作寃號之鬼繇今觀之公固不死于盜賊之手矣亦曷常死于筆舌之鋒耶公又言一日未死必以紀綱爲重國是爲憂公千百年之身也千百年之紀綱國是何日不憂耶又言閫外大臣兼官守言責之重巧爲身謀附勢之徒方且談王伯談循吏酷吏惑世誣民公之憂安底止耶謂江左養亂獨有投江加鞭之事患難中以殘餘題稿故曰奉命討賊不奉命開市救焚拯溺非雍容揖遜之時除蝮解酖非參著梁肉之

莭可洒泣

進無所掠退無所食解散海寇良策

潦于是革高船嚴保甲令甚嚴決公稔有司惠奸豹繡中制直以各寨責海道以海道責中丞而御史勿與禍卒貽于此從來公與私仇盡忠報國與全驅保妻子伉何繇公行兵以坐困爲主深入爲戒海上互相傳檄輙先事調實最持重所至戡斬繇善知人盧鏜俞大猷皆樂爲之用入漳州甫三日賊起討平之在寧波夷館投書鎮坐定海援韓魏公在軍中有乞相公頭獻西人者延頸示之臨大事決大疑須得此氣象嗟嗟公即斷頭陷胸甘

之若飴況　明主待以不死加秩請諡論大定于今日哉先輩稱公不偷官而外交不棄事而簡業集以永感終感于太宜人久擁絮褓公呂仲木比之趙姬云

嚴海禁則民不與賊通而間牒不行商賈不與賊遇剽刦不行坐困之自可致其鳥獸散則嚴闌出戮窩主徙薪之謀也即如今民日輸米以資賊而米價騰湧把總率兵禦賊宿于民舍賊取其首不知非通賊窩賊之驗歟所恨者小民

鷙利又有強宗鱷官爲之主幹致法不得行執法者反有桀犬之吠曾知貽國之憂乎公名統以僉都廵視海上捕斬通倭及爲寇者卒以濫殺召謗死于憤後得胡公撫林收其局然而亦大狠狽功成後胡亦以罪死然平心而論兩公利俱不可不畧其疵而存其功不然稱仁慈矣廉謹矣不能消亂未形救亂已壞亦安用若輩爲妙哉文長之言處巳者不可不思巳之過論人者不可不思人之功得之矣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敘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言遷謫自翁曾孫與立啓篋中藏問世而廣川集先之表翁大節也予乃得竟讀嘆前輩襟期宏遠如此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憲老乞言興利除害三吳水利役賦有諮必以告蓋博聞疆識陰行善唯恐弗及云夫青詞當吉非公意也諷也分宜憚甚昵之不得乃用察貶嗚呼悲哉嘗誦東坡海上謝表而有訝也幼子作

凡爲得意之境伏下案

兩語可叶遷謫之氣河汗膚滌之頹

意想不及

爲以遷謫自高斥白

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之役生平得意莫過于此、髑髏奚迎子孫奚慟、又見宅文字中咨嗟泣少游、而恨播遷諸公之彿承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詞諷耶、予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持劵而碌碌靡堅、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謫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鄙俚可删、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使他人之文爲之巧拙、仕宦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聞與樞要而速謗等耳

梁者下一

臨轉應心

以下

梁翁所以居此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科而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澹遠眞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繇削成令子令孫博雅以世所繇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與立事親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無已時此豈世味中人哉行矣聿念爾祖

議論極爲仕途木鐸至于文之提掇環照妙有湛思

自是眞文章

三立塗分三代以下

東粤李老師集序

某荆吳腐儒受知東粤李師五六年來事師最久師之知弟子與弟子之知師甚矣丁卯秋中師官南少宗伯函寄文若詩盈數百有奇命集而序之曰勿勸勿諛以爾言垂信也葢三代以上心口一德業一未有三不朽之名不暇脩辭而實以脩辭爲居業出一言告不媿之衾影告不作之明廷告揭白日行江河之天下萬世未聞有剪刻造化深愁花鳥可以眞天文爛星日者也自三立聞而立

遂無完人

只是出之自然

德衰于偏至立功隳于小成妄意千秋托宿聊寄楮墨于脩辭若暇而脩辭之誠幻不可憑矣避人焚草抑有激乎則未聞削墳典之牘抑拜颺之歌可以責人文顯化成者也夫風與水相遭而成文不相遭而亦成文無他誠有之也彼絲竹之聲出藏經于石壁豈天窔之籟遺韻響于行雲吾師山嶽品也翕河度也龍光望也自禮闈分較成均德造庶常訓廸皆力挽浮靡思得寧靜澹明之士與共持風教示人易示人簡示人超然無欲之文心

稍可尚論

故其文沉雄奇奥矢爲詩歌莊讀之和平之心生靜對之名利之腸去夫脩詞一也誠不誠之辨僅因時而惕乎三代而下知因時而不知惕故其業薄其詞浮至宋似知惕而不知因時故其心非不誠而其辭費立誠于先剖幾于早存義于徐赴時于敏以左右飛龍而後先天地唯此耳師署農部僅越旬直陳畱都大計若曰豐鎬知此郡國可知救時之急大聲疾呼平生所學立誠而已海内喁喁然拭目相告曰司計若爾論道可知也庖代若爾

當得數劉晏亦可濟時

久于探席可知也噫宣公封事強半理財卒不與劉晏等則宣公立其誠也豈謂晏等盡不誠哉盟心何如耳

作文字無一誠立于其間便是偽理學偽經濟弁偏至小成亦不可言況欲以月露之詞爭不朽乎心口一德業一此宣公不與劉晏同年語也拈出更令任才者警省

合刻兩先生稿引

才之累人

兩先生之品不以畫重兩先生詩格多以畫掩之或曰解畫易解詩難予謂正坐解畫者少耳其實詩中原無畫畫中原無詩何也詩與畫皆寄也若

寄不可以爲真

寄之中又有寄焉則空庭之影爲之不落水上之波爲之不縐不知畫烏知詩哉故兩先生之畫不與其詩謀詩不與其畫謀詩與畫兩相高而兩不

腐而頑者多矣

相知又烏意乎人知予謂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二者朝士犯之十五隱士

士之不幸都又是朝廷之不幸

犯之十九蓋必中情淡漠而負義慷慨激烈如兩先生者其人可以隱故每每于筆墨間徵示其磊砢偃仰之色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吾觀一代始興聖君賢相之景色未開已有人埋畝畝之光及其衰也人材政事㷂燼無餘而又有人從畝畝收之此隱士與氣數相爲終始吾所稱淡漠而激烈者紫陽猶知此意故書晉處士陶潛卒則不拘其官書管寧卒于魏則不拘其地史臣無識往往以山野陋夫充隱逸傳隱士之統遂亡夫不爲貞松必

槿花之豔可觀蒺藜之鋒可畏人故不能舍之知言盌

爲槿花、朝榮夕殞、矧其蒺藜乎、蓋二先生之所必剪矣。石翁與先中丞同在成弘之際。官大理時。爲贈姚江十二詠、瑞蓮有圖。分竹有吟。予讀書東禪。覩翁遺像。有留與清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題其齋。既編先白翁集、賸翁稿。合授之梓。而謀廣于錢先生。成若干卷。嗟乎吾耳天下名人熟矣。未有垂老

是可傳也

讀書絕俗、邁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少微之殞、偏在謝敷。隱士自有眞也。通隱充隱。如陶管者幾人哉。與氣數相終始。待隱者不小

矣如隱者自小何

甚矣陰氣之不可有

○○○孟肖形年兄夢覺言序

陰陽立而人物生一陽初復二陽咸臨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居下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羽蟲生焉故魚蟲橫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全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六陽全而人道立矣陽生氣也無陰氣以雜吾之陽而可以化天地之陰故人能自生能生人又能生天地所生之萬物肫肫其仁斯淵斯天而魚鳥不亂于上下肖形孟君集戒殺書題以夢覺言夢與

不殺一物之陽氣充之自可遍宇宙

陰相索而覺以陽爲徒陰返于陽攝天下人物存息于爝燭不昧之中小往大來大者壯大者正人脩君子之行此銓衡大指也予與肖形同譜曾泊舟于其邑稔聞贈君崇野公孳孳好生自字以汝懿至誠感人世有令德是集也紹庭聞益光大之予爲評閱稍益數條蓋閱餘慶錄多出乎湖陸冢宰云敘之者大司農汪公稱平生不以飲食殺一物至親賢保善恒如不及蒿目時艱不啻在已其心誠仁故也肖形廉而敬慈而毅取士必端其言

曰四兩觀原不得做寸則流心事不衍一黃面老瞿曇耳

曰四凶之罪兩觀之誅自是中和一大榜樣至矣與戒殺並參旨哉天地之大德曰生智始之勇終之而仁藏其中顧力行何如耳

總之一念陽小可造一室之和大而一郡邑更大而天下只從此造之未見有居乎不肯戕一物肯釀一世之殺機者也至以殺爲生是仁之全用然四凶兩觀之外不見更有大誅戮畢竟生機勝于殺機智始勇終仁藏其中明以濟斷而適以爲恩括盡治心治世理道

亦出繙閱無沈溺之失故能飛動

須有元白子聰之才不然亦恐費事

○○○題十酒堂集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予謂無文章則政事不足不學詩則文章不足先輩有云丙夜繙閱經書理道精熟詰朝坐堂皇理簿書判决公移便有生氣飛動對百姓殊不俗其言甚可味也是以長吏愛文章必愛百姓自昔名賢詩筒往來緜東越逮蘇杭驪驛不絕未嘗有刑名錢穀簿書期會之事但烏啼花落欣然命句而已于時百姓甚樂故百姓愛官長必愛其詩句豈諸公饞畫之苦專以愁花鳥

間湖原以灌田非以自樂豈以將作爲恐

鍾伯敬所云選而後作自多佳什矣

郡後非所以爲治

不以窘小民間有肇脩如大堤雲横老葑席捲鏡湖飛梁白堤掛月民惟恐其不將作也故使民在歌詞之中猶不如在詩句之中弓友貢二山博雅公勤于禮闈見文章于轉漕見政事于斗酒見詩篇公之言曰間有所作必心之所許時之所迫與之所至其詩多得之酒遇佳山水勝友名流即是詩詩不更作亦不多作噫斯言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公又爲文云自販章煎熬之而民不得安日取親民長吏督責之而吏不得安公車多借民

先言貼行固備天下

之言科條有剝民之事噫斯言也神之聽之平者不平和者不和矣公豈無法而處于此如前云方隅復覲省刑薄歛之舊驅車皇華右勞臣任士人謀鬼謀與海若河伯謀兼與山水謀者也予今乃覩公之政事矣

倪寛課獨最循良之勝鷙猛也予瞻所至有聲文吏之勝俗吏也先憂後樂如文正岳陽樓記邊詞更足以傳矣此世貴有文人耳

心許時迫與至正是詩境若待强索便無佳詩

是爲且美
是爲全人

○○○昌宗起詩草序

巳未識昌宗起于燈市氣不可一世而恂恂下人文特秀挺茲集又一變矣蓋游蜀作也險阻增壯采嘗論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側相亦須正側俱佳今文字日媚日薄可科視不可正觀如美人可臨水不可臨鏡宗起鏡中人也所着山水影鏡中影也宗起自此遠矣

媚則自薄矣論詩主靈厚伯敬自是確見

所謂學無眞心仕皆虛質

語有生氣

○○○樊大夫稿序

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此無他故焉當其執柔管箕時文望望將去之既得雋敝帚耳束書不覯耳其有湛思淵微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一衆人心力耳目如風雨豈待吏事錯投操刀風雷乃遊全刃哉楚樊大夫澹叟閉戶造軌襟期開遠朗朗如王山岑一弟讓人毋千秋讓巳而生平片言隻字珍惜秘護若有神焉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其表于蘇也固宜故曰文章如珠玉能珠玉

可得聖賢之心得赤子心無難矣

其文必風雷其政夫先資可以告君父裏言可以對赤子凡案牘間低頭問疾苦皆一片空靈境界與捉筆時靜氣深心揣摩聖賢之指歸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知不盡可以語學可以語政可以語文矣所謂最遠而獨為宗其衡也耶大夫以濟輓行先國家之急無與俗同文章也乎哉

纔學咿唔便志青紫方通仕籍便冀清華文章政事皆作富貴之郵能皆以一片靜氣深心行之處為真士出便為真臣矣

描摹固是下乘

可得文訣

○○○宛陵游草序

文士之不得已而用筆猶畫家之不得已而用墨長年之不得已而用篙臂如東萊海市峨眉聖燈非樓非閣疑烟疑霧正須箇中著想又有摹而失之者嫫母之不得已而塗臉支離之不得已而傴僂樗木之不得已而屈曲皆矜嚴而可憎者也予觀先輩大都法凝則神拙神贖則法軼斯道中極心折貞父黃先生法之所不得已而神生神之所不得已而法生每披一義非焚香靜坐不敢褻視

宛陵劉君爲高弟子。借先生之武林。道吳門。出琬琰。而待余湖上。其揹蓄。其詞絜。其脈邃。筆墨之徑。別無可尋。酷似秋月貯寒潭。葢由先生之法以入先生之神。精微又豁然。先生既有評矣。神不碍法。法易拘其神。神不得已而法生。便是文家三昧。

好醜終不可倒

李論

○○○張澹斯文序

文章大槩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山谷語不甚然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巳横枝山谷笑歐陽公賞鑒未到但詫疎影暗香爲絕倒耳宋大内徽梅千種一本得自張公洞極奇謂此梅之遭耶洞口何嘗不佳絕吾輩作文正要看得澹澹于遇則可澹于文章之得失則不可楚張澹斯澹人也思奇而能法神揭而能凝骨藏而能振脉動而能鮮昔賢謂攻厲于圍藩之外摧陷廓清不惟不隨

衆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後止元結穆脩是也然亦苦矣作古文即爲元德穆脩可若時藝則徽肖聖賢之精心嚴事帝王之功令昔賢所云得失寸心知其猶有千秋心也夫有千秋心則有得還有失此事可有工拙豈可有得失雪後水邊殿廊洞口得意于荒寒平遠得趣于木石瘦硬烟雲遠近蓊夭桃艷李大都刺譏而梅花無彈文此花中之無蹉失者潛斯高才卓識精色内白善自護持讀其草用墨不豐而韻自傳清壯頓挫旦夕必

售。何暇遠付百年。家世清白于支中乃見之矣

澹色清香悠然自遠。

令人名利之心欲輕

取無禁而用無竭何

○○○王宇皆集序

表兄王宇皆清真君子也下帷攻苦多沉鬱之思可與細論文余里居有年嘗啓扉見之終日危坐寂無人聲嘗試語之曰所欲乎富貴者安巳耶住也坐也臥也曠巳耶畫也山也水也快巳耶著也香也之三者今有餘矣何欲所惡乎貧賤者車馬希也語言無味也漠漠然不足緩急恃也之三者今更有餘矣何惡宇皆聽然莫逆則又語之曰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古人寓言爾物不可多取況

天乎余索居無事常坐于梅花萬荷花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陳白沙一生不受人供養每有意乎其人夫不受人之供養難不受天之供養更難字皆一行作吏尚命爲儒此亦辨志之會鍊骨之場矣苜蓿一盤庶免北門之謫雪花盈片聊充季女之饑君自此遠矣

持一不可多取念頭自入富貴貧賤場中無一不得天不可多取矣況于人乎

萊陽左進士稿序

文章之道孔子槪之學詩興觀象也樂羣儀也怨慕哀也忠孝性也辨物名也文之可喜者多而可怨者少可以悅耳目者多而可以事君父者少始余讀左子文如見其人焉出覯之子如見其心焉旣讀陟岵篇如見其事父事君焉以春秋高擢庚辛而起家毛詩世其父傳經也精于易禮旼春秋泫然曰孤子不更名巳竟卒業家左氏書手澤存焉爾則陟岵斯名左子之于諸經也無弗治儒者

原本經術左子原本事父事君。君親一也。邇之遠之者何意義深遠。臣子有極思焉。文之有遠近也亦然夫文人操題。如孝子事其親忠臣事其君俊辨論逞學識于君父之前敢乎哉蓋自用飾用道用反名不正而渾雅之意浸失。邇者無所不牒末可以事父遠者驚河漢之無極末可以事君左子以經治其身也。而身善。嘗試觀左子之文于題神有迎而無距。如孝子瞻岵瞻屺。下上于雲山縹緲也而題肖彼津涉九流。句炊雲烟所性不存焉嗟

忠孝本色

今之行文者亦可醒矣

乎文之衰也一誤于用史再誤于用子最先誤于用經用子史誤執經以彈之用經誤摽忠孝以彈之何也有事父事君之心然後有經術有經術然後有經濟心術偏經術必偏經學誤經濟必誤子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志可求也經濟不可誤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有一物焉兵農禮樂挾之以趨禮讓之風微而治效罔覩況其下焉者乎今時文不擬不議不變不化未有不引經語號爲典雅者即無不高談經濟尊爲書

生識時務者此二痼疾在勦子史之上特舉左子藥之夫經句不妄用剿子史乎經濟不妄談况冥冥决事乎溫厚而斷詩教也春秋教也左子勉乎哉

飽經史而不以經史供楮墨深經濟而不以經濟入篇章便足大破今時格套處以此作型猶有以餖飣託典雅勦襲附識時者

白水評

○○○康弱孟草序

衡拔立楚峯而瀟霍爲副軒轅以並嶽夫嶽奚可並也凡山川峻者不必幽楚麗融高方廣邃而石菌芙蓉諸巒九向九背故其文奇且曲雄者不必媚若武夷金簡君山美酒與孤帆共隱約于江流飛花滿洞庭故其文尊竦而淨娟麗者不必蒼太和南嶽側身黑虎有人焉烏帽紫裘正襟雪堂故其文秀而整泓者不必遠邇巫峽極瀟湘岣嶁絡繹相峙鳴故其文起伏後先如蒸湘兄弟國曠者

文可不才情山可無色水可不稱矣

不必韻郎官可湖魚龍悲嘯而鉆鉧石渠之泉作大乍細故其文黯黮幽沉無垠際天川性逶迤而蒸雲夢撼岳陽不極溯湃不止故其文如蛟龍不可羈遛嘗怪掄文者曰才情不可極夫才情不極皆膺才也偏才也要之才情者武侯云吾心如稱不能爲人輕重是已非衡也而何五岳之有衡也猶吾心之稱也知人難知山川亦難柳子厚不記淡山而山谷更以大溪勝之要之其人之精神出則山川之精神出矣戊午幾入轂而造物故遲之

一片君山筆端畫出世有軒轅勿副灊霍以貳岳
哉
思崚嶒而山湧筆滑汩而波翻

予亦久落業中

〇〇昭華琯序

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一訣也大公業紊惟胡亂評文字為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不必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總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裝自己咳笑而妄以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乎嘉禾伸

千由後序

總是評文

展項君靈心異骨拈花微笑而評文之刦一開一日攜巳未選而問序適攜至洞庭從千萬頃巨浪中讀一篇浮一大白讀一快評浮十大白酒盡浩歌歌曰有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須臾仲展之評化爲湖湖化爲酒獨不使籍中諸君子和吾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獨不使仲展氏痛飲吾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也夫曹所可而項否曹所否而項可項所生平可而今否項君非敢得罪于人不敢得罪于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竊國

知此將無許

之上。項君不惟懺閱文之悔。而亦爲海內懺作文之悔也。

可否不因人。更不因巳之素閱文何悔。良可懺作文之悔矣。

邊塞得吏而明庶刑之所係原大

○○○張司李篤棐考滿序

朝堂得一明允之佐而旃裘不足繫也郡國得一廉平之李而鍜鍊周内之風寢以遠何也漢郡守自課第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雜攷郡國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今之司李操吏殿最上之臺臺上之銓衡得其人即臺政肅而銓政清篤棐張公簡稽師聽棘木之下無寃伏陵窘者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冠帶之倫孰不惕息兼冢宰司馬司寇之事任報其要于天子以此官人斷無軼材

蓋無軼清恬朿脩之品易。無軼博大沉深之品難。董仲舒不云乎天之四時天之四選。然則刑亦一選也。乃云天之大陰。不用于物而用于空夫舍大殛小則刑空。政平訟理則刑不空刑不空而選人之位不空。王嘉爲相首疏郡國或謂是時憂在朝堂不知郡國治則朝堂何患不治。　神祖季年言路苦塞而郡國信其法則治數年以來吳郡瘡痍日積訛言屢興不壹創無法也盡一切繩則無民翁寬博廣易。寂然若無聲而所割中理。解消犴姦

宄門以內無得求索自快與翁接若春之中人。親其色至忘肌膚之痛此愚所謂博大沉深。上習一變而忠公體國。澹焉循溪谷奏萬里而必至則旃裘果不足繫也

行司寇之事。有冢宰之權。固今之司理也。横徵虐殺在守令郡邑有旃裘焉何以繫之能繫此則邊裔之旃裘誠可提耳

人品之異

才原不可太露

送萬父母入覲序

任天下大事必觸之不動凡風起而雲飛濤鳴而浪吼皆大塊之體也非用也豪傑多焉聖賢黙焉始余讀侯制義喟然曰朝端浮而不實以此鎮之郡國華而不樸以此靜之繼令我吳從都人士後見公沉重剛決少言多斷若不得已而見才事定寂然識量有過人者侯生道義之鄉毓忠節之族耐煩理劇一意不擾葢吳苦賦重苦役繁賦重不可乞之于朝而減省繇役自侯為政民力大省予

確哉斯言誰則解之何怪乎半以充賦入半以飽誰卒而室之磬也

嘗誦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兩言私竊疑之撫字之心宜樂不宜苦催科之政宜便不宜拙侯不用鞭扑歲輸獨先民間止有此數不費之于鞭扑則歸之度支也有拙于催科者必有不拙于催科者日笞以千數日費民間以百數合天下計即日費公家以萬數而其擱愈甚余見侯之樂也不見其勞也歲維甲子吳大水侯請于當事疏議蠲議折天子是之司計難之昔賢講筵諍折花枝動鬬生氣以爲迂其實事君不應爾侯今以入告

天子下明詔何異生蓂莢于階而雨甘露于庭哉
能寬一分催科亦是一分撫字令者　功令嚴
而惜官者不得惜百姓矣方春而稅及夏而糧
而百千虎狼之隸縛百姓如反虜需賄賂及雞
豚百計祈足國者先祈飽吏胥而不足也痛哉
吾謂上不惜百姓固也使百姓不惜其身命奈
何願守令人書此一通爲座右箴

〇〇〇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異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輝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沉錮于俗流而迷溺于聞見于

習見痼人甚于束縛

輕信皆非執已

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靈靄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惚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于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海內又以

篇盡可嫁之付情

快意而歌呼讀之天下嗜卓吾者禍卓吾者也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過予是以兩懸之不然弱侯讀書人也與卓吾知已也何必欲取知已之所是非而更非是之也哉

但憑幾句史書箇中埋沒英雄多少掩去奸雄多少自須另出手眼方爲讀史又何惜世人之怪乎信非眞能信疑亦豈眞爲疑卓老亦自聽之已耳

續藏書序

若云盡則安能所遇莫輕放過皆耳

有無人之概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勿輕著書非識盡天下之人勿輕議人非歷盡天下之事勿輕作事夫雷霆風雨待我而動者也可自驚迷乎今日豪傑必言膽氣乃先輩務持重泓深能容人能成事爲主意者小心大度固膽氣所根抵雷霆風雨所默召也　本朝德行政事皆越百代之上而至于今言語文學似少遜之又意者言語患其多文學患其襲則政事且不可知況德

行乎故有讀書知人之人出則幹事之人出不可以文學言語忽之也續藏書太簡獻徵錄太濫余莊閱

國史天下郡邑志旁搜埜乘百種遺文逸事小有論著姑就卓吾所纂畧爲詮次以附李氏藏書之後

文學言語不可以幹事迂儒耳卮詞耳安足以語文學與言語政事德行之無人正病在言語多而文學襲耳　先生之評固將以品騭爲提撕哉

有故而喜怒則是非工徉喜怒而皆眞則刻畫肖眞史也

史記序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于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徉喜而亦似眞喜徉怒而亦是眞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鈴鐸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冊乃必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史也神而喧矣其

近于詩乎詩之言興也興辟雍之鼓鐘亦興卷阿之車馬與鞅掌之勞吏亦興白駒之逸民與似續之古人亦興雞鳴之夫婦與前驅之將帥亦興同仇之婦人既環天下人可于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刪俗之澆也用氣氣之失驁驁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于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

洞得史意

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于自見有月旦人人凜于

自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太史
公于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存之于人無所
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
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三者無
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與太史公樂矣嗟乎此
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而使之甘柔
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者眞喜似喜徉
喜徉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喜者自在眞怒似
怒徉怒徉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

沉而不露猶是暗中之寂

史公文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已。已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譽已以謗已。已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閱者擊節歎賞。以為眞譽之也。噫。此與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耀。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卽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攸。月旦之失。非失于苛勒。而失于恕已也。是書

看書秘法

始閱于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强解之太史不甚求解人而强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黙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愚無邪可以盡詩即可以盡史春秋以續詩之亡史記以續詩之興太史公之文眞可不朽矣

予初意止錄小品然如史漢三國奇賞諸序皆

不朽之章忍割置耶故盡錄之。

漢書序

余嘗勸讀史記與父兄言之甚力但子弟十齡授誦十六偶工二十可巨擘詞林次亦稱伯山谷及閱漢書更有進焉史記頓超布格刺舍敘事而漢書典重森嚴眞廟廊之文也及余屢閱漢書又有進焉矜謂審裁弘搆天上架樓臺耳繼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氣更張紅燈拭青眼看長劍急與漢書對其色蒸欝絢爛是眞色非設色蓋嘗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亹亹萬千言濬雅若無言漢書爲古

今大染局錦江淮口艷。麗。光。瑩。皆。莫。及。焉得兩家之門而入者寡矣學史記而誤。是賈人抱布也。學漢書而誤。是嫫母塗脂也。雖然有文心焉。文章之色尚于中心。倡于君父。漢天子之文何如哉。中正和平。漢家詔書近是。自唐以後。代言高制作之材。毎毎書名書官。而漢詔不聞何官專撰何人雄擅則漢天子之文固非其臣所能代也。試舉一二民產子復勿事二歲。非高祖七年詔乎。方春和時。病吾民。不得與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惆悵。為民父

根心之色為真色

毋將何知非文帝詔乎諸有親喪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子道非地節四年詔乎已死也惻其喪未生也保其胎鰥寡孤獨困窮也悲哉樂草木之無知彼金馬門天祿石渠諸彥能執簡道一字哉

此亦謂文章之心即文章之色也漢天子有色故漢廷臣有色而漢家文字亦有色博士議郎與公卿商國家大事此議論之色也學有專經以世其家此傳經之色也六曹掌故無不專習此典故之色也斬將搴旗出使絕域此封疆之色也如荀悅

袁宏力能撲史班顧寧安其拙且誠不屑踰二公餘吻此文字之色也噫得荀袁而與之說漢書是以無色爲有色也愈于剽其色竊其韻家握一史漢者巳

文勝質則史色是史書大端而無色爲色不籍于剽則眞而可傳此漢與史𨗳峙哉

妙語吳君臣有生色真仙人筆

歆慮罪原不可末減

三國志序

予閱三國志竣。艤泊舟濟陽之南池。荷花盛開。飲至夜半。若有人焉。歌鶴鳴焉。古太白酒樓也。慨然遐想。獨立久之。放舟援筆。竊慨孫氏諸公年太少。才太奇。志太銳。惜乎公瑾大江長征。名操漢賊。子敬拒曹迎備。勸借荊州。多操敵。自樹黨。孫吳忠討二人而已。伯符義絕袁術。襲許迎帝。猷甚壯。卒中劍擊。呼權叮嚀。舉賢任能。以保江東。安在哉。曹操篡則篡耳。有殺漢之實。借擁漢之名。若歆若慮親

權

元直深心人自出

季后嘗二賊與曹而三之若夫用兵用人姦雄能事古今奸雄亦未有過操焉者也當時欲殺操丕者董承劉陽魏諷金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耳嗟乎昭烈之知孔明也非龐德公司馬德操徐元直不知也及其若魚之得水也雖關張同牀而寢不能奪也然博望燒屯自饒以荊畧登盡出忠武哉漢魏以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難矣元直輩忠武昇昭烈是于漢以方寸于魏以髮膚耳何亂之有龐德公曰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宿

而巳漢家方寸地此亦人之巢穴也季漢之君在險愈貞後主立悉委丞相丞相亡三十年不變法賢而守矣季漢之臣公琰文偉儒雅遵令伯約不廢征討經軍國最久勤而瘁矣昭烈有北地王孔明有瞻尚形僉黃崇以死節著方寸炳然有足多者乎謂三國人才如春秋而陳壽紀事不及左傳故辭命遜焉孔明類子產子產以治鄭則有餘矣其善者政無越畔而亦若謹嚴無餘地故布局少狹雖然難言哉漢事大可爲德操諸公或先之矣

不易之論

爲諸公易爲忠武難故忠武不可及矣

三國延漢之緒者忠武而已子敬爲吳亦以爲漢非荀氏祗名漢賊耳故所謂名臣者不多此篇已得其概袁宏三國名臣贊亦何剌剌乎

是選成不愧此言

○○○奇賞自敘

郭參軍曰疏其壅閼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于今愚非其人也聞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不源非雷不檄非貞不繇非介不嚴非濯不色非耻不剗非别不味非耘不淨非理不感非懼不醇非爛不化嵒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登詎采縟

駮犖激素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源之。變之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以橛之。錦濯蜀江而鮮。滌以宅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村。留神與魯般語。堆令其形見。曰貌獰醜。卿善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趾以劃之。繪奮鰭邀流。犁濤直上。爆鰓失濟。故曰貞以縣之。攴靈山不連崗以底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巖之。有人灘焉。其石人面鬚髮皆具。非人也。貍貔音聲麗妙如好婦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燒之作

魚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鷲頭崕。非鷲也。非魚也。故曰別以味。之鳥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又若虞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揚威與毋過虎負母以號。虎見其情。弭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鳥音如庫多。故士如吟。大水如啄木。大鑪如豚。大旱如晨鵠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醇之。劉蛻志文冢云。愼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愼無堅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愼無滴乎醴泉以味乎諂口。故曰腐以化之。噫。鰥國狠獷。猶知闇中鱻金。況文字乎

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居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大其蓄以爲之根。强其骨以立其體。鏜嗒以宏其聲。璀璨以耀其色。無溢出。無闌入。理以君之。文可以樹奇而動人賞矣。能如篇中所云。眞足以持世哉。

文武原相因

信然

○○○讀古文奇賞序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

文至此神矣奇矣

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于喉舌間倏奇倏正倏虛倏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槩寂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為敵所誘是以章何易性命耳或謂玆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點雲氣于

可以得其氣得其勢

身者耶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矣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

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

勁遒爽矣而
等語尖体
俱雜儁俗
出

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薾。武日弛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咎文士之雜之弱。而訾介胄是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喬潭賦劍舞。劍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

章之士哉。

劍戟之銛敵一人。筆墨之銛凌萬夫。心能通微即九天九地之潛與戰也。才僅以倚馬稱。局矣

[illegible]

有古人之而只可以千少今人

所謂守約而去病近

三續古文奇賞序

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倣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或曰迂哉愚哉子奔喪而歸等于羅人之子也較論文字不滋罪乎予終日杜戶不以不祥之衣冠對時人也又忍以不祥之面目對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有類也類之而已古人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漢以後竟無一篇全讀者惟錄其謀畫爛然日新耳予類左右稗武圖書函史經

濟類經世實用八編率用此法自古治亂關鍵與文章闔闢係于呼吸一也大都未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于許胡註通鑑率用此法史臣慎于持論則有闕文彌縫彌真鋪張譏彈祗自蹇陋予閱廿一史卒用此法三書手箋兩年冬春盡出播告海內亮予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慎辨物居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族辨物取諸天與火以得明也讀書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病必無事功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笑世途

無所不解于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而又文其詞曰吾善讀書以讀書誤天下必此一言此之謂不知類噫雲龍風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苟合一人則各從其類也夫

理道有醇駁之殊經濟有今古之殊不去其病秪以博逞幾何不誤巳而誤天下懸炬于天昜我同人文字皆有實用哉

至文不在多眞文不在有色

○○○四續古文奇賞敘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刻文之多汰文之色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捨栖仆爲萬世之用而舍身可以棟明堂賞其榦非賞其色自古奇人易敗奇文易腐未有不銷亡于斯二者病不學誦論語有感一誦切磋琢磨奪其多再誦君親賢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悟境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焉富人擅富文僵琢磨愈少藻縟愈多文不多奇矣必汰其色何也色身之力薄不可以事

二序眞脉伏于此忽露

親色身之膽寒不可以許國色身之情游不可以許友賢賢易色始基之矣未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清晨昏滌瀹微以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凜以天目盟其友而父母在不許以死爲臣子拜自獻其言入可以告君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難言之矣學乎學乎俗稱一篇好文字送歸泉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惟是自唐以來輓戰卒有文愚黠首有疏又不知送陣亡幾篇送饑民幾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于

雅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孚豔之色擇必精語必詳則奇矣噫吾欲見賤多賤色眞實讀書者而與之品文也且與之品人也

止所當止何以多爲風行水上色斯備矣若使餖飣粉飾弁不可爲榮世之文况持世乎識此知所以爲文矣

呼予引世

偏全純駁之異

○○○諸子序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蓋欲返之于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後之習諸子者幾

學之者之過

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操藥又近于入虎狼之窟
探烏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識也子膽
也其實不知子爲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
淫心乎能曳尾塗中乎剡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
賄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乎能既放流聽乎能屠
游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浩肆
恢奇乎能不流邪說乎能竣潔來成懸之咸陽乎
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
無由入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汰之清泠

今則以學老而壯學

升庵曰莊學管有俗學屈而顛矣揚至不可藥乎

之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事則俗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于詩亡之後屈子醫戇夫一大手也故尚厚辭然有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操其本反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一壽夭迂而自得不關痛癢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毒醫也天之刑申不在耕戰而在告訐其刑韓不在名法而在以說難于富貴也貪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泯矣噫天生我材其要擇

衍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而布局寬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結體隘善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子不云乎為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以自處道在六經脩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次前集故漢以下不具論

向以諸子為甘草今其烏附矣若遵此而得其要領焉可以過七十二壽而無患

讀書必讀其書因知其人與其規模張上如此

論諸子直已燭照其五臟矣諸子各擅一長以醫世我因相世而出以醫之則諸子且藉我有其效矣

深淺自成極何須浪軒輊

卷之二

錢塘陸敏樹生甫較

○○○七箋引

淵明不善琴。東坡不善飲、悠然南山、意已遠矣而高其韻於無絃。坡尤甚焉。曰見人飲酒、余輒浩浩泪泪。天下之飲酒無在予上者。夫飲不踰一升而使天下善飲酒之人皆出其下。豈不謬哉。登吳山江海日月並出。杭西湖其一敗。記所云引湖水灌田者爾而詢其山川不深不亦迂乎。宋汴都失守。

猗西湖洗兒

向席西湖老莳之蔭。乃比于尤物。豈不悲哉。夫陶與蘇能言則升量也。而石無絃也。而琴聚天下之好美而自歸之。西湖不能言。則尤之詈之。而不怨可哂也。此中許才甫貧善病。病輒游。游輒問花譜曲。以酒消之。其品茶云。餚器弗精。招朋非類。妄投溷入。茶之掛也。頮道者言。故冠諸箋焉。誦之齒牙俱冷。無一字辱西湖者。西湖能言。如二公矣。噫嘻。雖謂莳房七箋作西湖一佳史可也

清音秀色。讀之如置身六橋三竺間。

宋自亡國卻咎西湖向爲不平今日一快

[illegible]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山以鑿坎得銅。有泉出焉。窪爲井。懸巨石如墜入井。呼則不得聲固與區。嘉靖間郡有倭警。多居此亦安壤也。范石湖先生記。凡遊吳中。不至石湖不登行春與未始遊吳無異。余曰。凡遊光福。不泛下崦。不登銅井。與未始遊光福無異。銅井之勝。以太湖帶下崦以下崦帶上崦。志鄧尉而酉之。則沈潤卿。記玄墓而萓青芝以左之。則袁胥臺。瀕湖諸山高出鄧尉。而以安山亞之。則都玄敬。天爲漁家開

汎景可想

下崦。晚宜晝舫駐中流。則吳文定。雖然其勝也以橋。虎山橋在亂山中。文筆銳而去湖遠。銅井橋峙亂水中。而挽數萬頃具區以運腕。又邇龍山。其並確也宜改郡志。結闌三百九十橋。樂天詩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橋昔木而敗。瀕危數人。今石而永貽安百世將後人之功倍於前人。故此日之費亦倍於往日。有奮迅騰躍而出。即髮可捐。囊可破也。況茲山也。天雨玉耶。梅花三十里。天雨金耶。桂花千萬樹。其奚有於一橋。橋成之日。予將登焉。遙望山

之半石皆拔起如張巨翅鳳凰也高五百餘丈周廲抱巖岫綴幽而曠鄧蔚也山半面湖遠見法華如屏浮于水面奇石高松谷嘯數里玄墓也緣溪一橋如伸左臂昔日養虎今我秣馬虎山也自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檻與湖浮青芝堤也樹樹淩波香雪撲人霏桃聞之皤䅉朝士西磧也一望太湖極壯烟霞亂抹近者九龍遠者苕雪也勞不必鞭石而具此大觀過祖龍遠矣是可紀也

富翁想未
首肯

○○○重建悟石軒記

生公講經處有點頭石者或曰異僧竺道生聚石爲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有匪石之心介於石矣有介於石之人擲其藏不終日矣夫聚石爲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神道設敎固亦有之余則異於是勸富翁無藏金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勇俠士無藏膽韻人無藏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頑野玉不云乎茲山高不槃雲深無藏影果若而言首肯者不

獨石也。

一卷孤峭。綴以蘚痕。文果無藏彩。

奇哉毛穎不但生花已也

勝金山遠

○○ 重建焦山塔記

大江中一筆判吳楚吸江海如高才生滔滔無擇言其筆雄渾而奔放一筆闞飛仙之窟挾萬丈雲霞呼三詔精爽其筆幽奇而峭兀故金山有筆寫波濤亦寫牙籌其僧如妓其廬如市筆自不俗用筆者俗之爾焦山無筆如讀萬卷書不作一篇文字如脊詔金馬門十問不一荅非體也焦山宜蒲柳宜葵菜病僧宜黃葉入山惟見挑水道人洗菜老僧惟聞經聲鳥聲水聲十六年前與何孺龍共

坐水晶庵絕去藥餌洗痾頓愈再讀書松寥閣
主人見源煮豆腐夜半披衣與尚淨孺龍跳盪海
門月吐四更則萬如燒紅橘一罏而待我於雲聲
庵竹籬之下以此風風雨雨思之不置丙寅服闋
重來初棹金山右寺置浮玉十廊山起五州予與
尚淨開山搆廬遥挹山容接萬頃天杯因咲世人
知三山不知五州是月放舟焦山五色雲起俄見
墻下風帆錯疑塔影欲移急詢山頭着筆處巍然
作勢成曰圖山重鎮稱江上羽林　上宵旰求治

悉其勁而不悟

鞭撻四夷此地不可無一筆而予有感於所筆之難。在古人有李衛公筆。今非固之上。鐵筆一枝奇餘勁哉

起路兩筆雙崎。雄渾奇峭似金焦並峙于江中

〇〇〇天台第一遊自仙筏橋至斷橋下慈聖寺道

烏溪嶺入萬年寺記

遊石梁驚欲狂則闃然止不問斷橋消息問郎輿夫目攝寺僧口噤不知石梁山特華頂一枝仙源午引至斷橋又十里二水合流慈聖寺左直下新乘曇花亭上造物鼓奇方壯烏溪萬年寺猶未巳巳故不遊斷橋未奇也遊矣不慈聖又不由慈聖入萬年未奇也李五峯咏鴈山云匆匆僅得皮膚耳出外逢人莫浪誇則吾豈敢且膚遊而膚述之

世之得皮膚者多

猶裡南洲一片明月與此相似

山無名字聊一點綴題目俾好奇者咏焉四月二日曉晴昇仙橋坐杉樹下觀瀑半里左筆架山右山水嶺瀑藏竹稍上剩月明一片（蓮花架）三里爲梅溪泉自香栢峯小直溪界流而老梅之兩幹（楢直橫斜）有水一泓由腹出臥獅羣浴犀兒雄踞溪流迅深足踹瑪瑙石如舞空下者點頭上者招手一山朶朶分蓮祗樹層層綴異草木皆成宮闕水晶盡是毬花只在此山各爲城郭白雲雞犬風鈴水折半空笑語鴛鴦淵淵則紫金而黝綠盡立皆侵剪處

處飛花洞口千巖噴花舉頭四山有關並峙蒼秀寶異四山雙闕俄呈六峯六峯華蔓大聲排空梁長亘地天際驚斷長梁忽斷倚石一坐雙池蘸墨坐仙池滴乃枏松于斷橋之左憑險側觀龍潭下而復上旋轉飈忽數長年迸水繂痕破石旋濤掛繂潭之巖畔乍吐寶光須臾五色飛于烟際可鼻可籠轉從橋右晶光在掌龍潭放光瀑之疑烟而花者吾于石筍見之非烟非花以雪城爲錦江石梁詎有此乎奔濤方池巨鼇承之方池擎鼇乃有鵑花十八根拉路石據幾濤聽草深間道

光景可想

壘石而坐鏗鉉震天雨霰撲面疑雨而日也樹動
經翻疑風而寂也長風恒雨大峯危坐笑而不答不答巖
為採山菓似藥蛟宮雪潭紅濺于是瞪眸四顧天半舞
花左則雄騰作勢右則神龍出穴方池二水小流復合
羣結為珠珠垂左顆顆粒粒而右沸奔激中亦復
數簾垂垂下顆粒精圓兮乃與省僧輕拂衣露倚杖數
瞪珠簾幻作峯巖狀花雨千峯一石盡籠奇草危岫獻
奇如御丹書御丹瓔珞趺坐片石五味樹精好有拍掌
巖飛泉百道且撫且掌圍泉拍掌過嶺積石臨流欲笑

未幾諸澗奔谷大開笑口居人搗蕨樹蓬臨流搗蕨石斛行
路皆龍孫一筏逕過笋街霞筏澗如霞紫金色有石壁
引蜂藤縧長條石斛蜂山如雪而殘凍未消雪山積凍一
片階席都是瓊瑤雪階雜坐斜渡而石梁之水合斷橋
以入嵯平孫輿未之見也故置不道耳兩瀑合流于是
山容欽浪勢平細流深滙聖水止止又復散爲平田遠
山藩屏大池匯繞可種蓮十畝足涉數溪老枝籐
楓剝樹引泉修竹四圍爲慈聖寺立寺左嵐泉側
出而石梁斷橋合流新嵊植以石關新嵊海門飯罷寨

一片擎得飛舞而下此則洞灝獻秀矣

嶺水分繪爲丹青則裳密菁翳有時淡寫山容伸指能呼摩詰繡溪壘嶺蓋自斷橋數里藤蘿半水半山嵯呀疑峯凝樹吆啞似語似泉天工巧削有時跨石而空騰有時傍竹而鳴籟有時看花而迎笑有時借山鬼而肅呼皆渺不可測焉最奇爲烏溪峯居人長子孫水柳纔尺五而幹如老鱗一奇也烏如管絃聲咽而後出一奇也松可合抱根老干石石階廿土一奇也二石倚長松如老僧一奇也登烏溪嶺望華頂直當西一面重關層障懷縈不儲

渡。一奇也。華頂西闕乃抵萬年寺

網羅諸勝。如彭蠡吞江漢之流。而其行文奇峭

處。可並三峽灩澦處可匹三湘讀之亦如觀石

梁之瀑

幅小景

○○○剡溪記

溪江平渡二十里望上虞龍珠山翠色撲人三四曲為金星吐月山陶家卜宅窔面前一山出蔓樹皆垂雲左一小山鬱起竹木森茂而一小崗尾之沿溪山二十餘乍起乍伏舉頭闞處則有遠岫補之水六七折溪田遶其中溪聲如近見樹根浮面宛若纖舟其下入畫則摩詰入詩則青蓮山不甚奇而峭水不甚濶而秀人家不多而山呼谷應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境亦不寥寂稍前則馮家浦若

畫有霸氣

雉堞環拱而晚照沙平水波容與遠山皆碧霸王
山突起江面山後修竹崇崗滙爲一湖如半月日
照風帆如雲而東西兩霸王山可招臂呼盎溪江
水口二鎮山皆錯綉臨江一壁獨出江流八百束
如駕馬而鬬一松兩巢如承露盤小浦藏舟綠樹
爲家遙聞聲而思想天工造此溪山神慵意懶塗

筆想新思

抹成峯巒唾餘是波浪傍溪諸山窩者與屋平低
者人行反出其上參霄之樹可伯叔行初出之笋

絕妙畫意

可兄弟行如老人不耐行走持杖緩行常匐伏常

趺坐宜閑雲數片往來其間亦宜遠眺山與雲齊江挾風湧令人目不敢視余方細聽溪聲落平田爾舟人已指點東山在數行松樹間散髮披襟尋謝公見晉朝兩石將軍高約一丈五一神氣安閑一威武作色鬚髯如戟各執長劍各披虎甲腰玉環一劍作龍形一劍作鍾形臂結束幘下皆懸一帶束緊玉環之上更有一束寺僧云常走入村間今半身在草泥中余盡搜而得之初入嶺奇松十樹有二大石正襟危坐松枝倒舞懸百尺而下垂

樹猶如此
人才更應
珍惜

田畝間環珮音一松折躬而上最奇峭先是風倒一枝枝猶在下去年雪壓一枝枝在上作蟠舞勢更可惋痛此爲小石門云纍纍而坐者西眺峯巒入松蟠臥則大石門國慶戒碑立其上稍上爲洗屐池池灣月形四環一澗池中勺水經旱不竭余自天台來無日不著屐茲遊獨晴又晚霽自此爲薔薇洞更衣亭荷花池亭池塘尙有茭草而路旁無洞聞當年四面惟薔薇花結爲洞挾妓遊此故云洞前后五松一松倒垂勢直從西眺望狀若交

頸洞口摸索五幹其上獨瘦舞腰肢擬美人影落再上爲龍牙石者二左牙尤逼肖上頂一小塔亦晉朝物小橋聽澗聲暗度一松和之殿前老梅一枝山徑漸深湖如片鏡抵僧房行二里無一人遥望僧房樓上間看山頭以手招之而出爲太虚上人登其樓見樓右殿之巔有屋三楹太傅祠也文靖中康樂公左襲封康樂公右皆長髯風吹鬚動聞寺有百鳥圖以谷擲之僅存其粃又有嗣封公浴圖赤身裸立修髯過腹惜乎不見舊有古鍾鍾

是亦可痛

燬鑄爲邑。塔頂惟殿後高崗。晉永平元年僧法蘭書棋墅二字可珍。若東眺西眺二碑。隸字不知何人所書。筆亦奇古。余拜太傅公墓上西眺。崇崗見戚家山王家渭山。坐于江面。山一從嵊。一從上虞。一從董浦湯浦。一從蒿壩。一爲琵琶州。水港環流。結成琵琶之形。而水方沒。澗隱于泥。其聲靜悄可聽。太傅自山頂騎馬巡山。路皆平曠。曰調馬路。余自寺大石門而下。浮上東眺。見鵝尖山下有靈芝湖。遊人皆自西眺止。余在山巔。正覩落照。舟移數

十步觀泗州州亭坐指石崇巖中而一石雄踞臨江即眺石也行廿里瞻顧不絕抵上浦人家雜紅霧中落照餘霞數道十里遊仙又十里即蒿壩云橋壁五里壁有夜光見壁下持燈者月照帆影波容零碎至東關過舟晉一隙觀樹初似右丞染翰既若襄陽揮毫筆有雲烟生机滿紙

凌雲之想不必在丹丘

紀遊

嘗讀太史公書始知蓬萊方丈瀛洲爲三山始皇好奇妄徐福語遂舉求仙問藥事心快之吾吳金焦北固名襲而實左欲爲山靈拭之及登金之妙高臺焦之吸江亭北固之三山樓青冥落地龍江無色不知一片熱世界失在何處玉兎爲爾金烏作雙低徊於明鏡中若遠若近而琳宮紫刹飛廊舞磴爲之色矜嗚呼所謂蓬萊方丈瀛洲名掛圖籍而試以此律其實無繇也即反居水下之說特

金焦之勝應在初暘落照

福之愚如皇耳。然古今遊三山者咸便帆過舫。稍稍載筆延討。輒以傲人。是以皮相山靈貽辱非淺。愚謂遊三山必本遊。數年前聞風結想幾深夢寐。及遊。則裹歲糧携同心一二奇書數種嗒然居之。雞五喔後急奮策孤往據絕頂最高處細觀雲之往來奏合度水入林含㟝吐谷或白衣或蒼狗。或橋梁。或車蓋。姿狀萬出應接不暇。日始升則廻視日所矚處隱躍晦顯遠近濃淡之奇畢在林巒相錯畤及返照靜看落鴉帆影出沒長江之致不全

孤奇精好所得收之

在丹金五色爲奇也大雨後短衣狠狽趨亂壑重泉間觀水勢不能直行躍舞飛鳴與山爭奇千一巒之內春時花未發先課數詩商擬開時景色及爛熳離花數百武撑危樓杰搆置酒凭闌與客指點霞封綺錯之奇秋則山水本色譬猶病客乍痊動定閒靜又如醉士臥起七碗茶後也奇石露奇怪木呈怪江之形澄以遠泉之響悠以調眞堪歌李青蓮絕句數首消之此蓋三山之勝場古今遊之所不及也廻視蓬萊方丈瀛洲失衆負名不可

大愧耶。

蓬萊之虛摹。何如金焦之實踐。其中叙三山之景非老于山者不能道也。○楊子東入于海。綿亘不可紀極。其日月之浮盪。應爲天下巨觀。

衆聲俱盡

聽僧說福勝石梁幽谿大龍湫五洩瀑記

字內之瀑四。而天台福勝觀居其首。廬山香爐峰居其次。雁宕大龍湫居其三。雪竇千丈巖居其四。余未登廬山耳。至奉化過雪竇山下。隱隱見乳峰千丈。福勝觀自華頂分支源石門。經三井。其來也長沿厓飄曳。初下也如決蒲昌之巨洪怒激也如奔太僕之萬馬。遠觀也如懸疋練於萬綠叢中。近觀也如倒雪山於無熱池內。隔林響一天驟雨。遠林撼萬樹秋聲。若夫濺萬斛之珠璣。葺百花於一

瀑布生色

瀑不能道其源之短長安能道其形似

石既因崕而作勢因反以旋舞於人則奇男子烈丈夫磊砢不平怒氣橫胸防風氏可戮而東山可征桀紂可伐而少正卯可誅秦項可滅而胡元可驅髮可衝其冠戈可揮其日氣可冲牛斗怒可裂目眥若夫雁宕大龍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雲菴頂經龍湫尾閭其來也短懸空飄舞因風爲力初下也傾銀河於危巳將半也洒灌沐於噴壺前之左之右之睨而視之若理千絲於機軸下之後之逆之仰而觀之如撒斛珠於虛空有時映日化

作虹霓有時乘風變為雲霧此有起伏無頓挫之瀑勢也於人則美丈夫豔女子可以乘羊車可以執麈尾可以連白璧可以映明珠班伯慚其麗何晏媿其美似陳平而冠玉若董偃而賣珠亦可方之西子比之南威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日飄飄兮望流風之迴雪又侶乎河洛之宓妃若石梁之瀑有福勝之頓挫無福勝之起伏福勝無石梁之點綴石梁無福勝之高標蓋此瀑雙澗合流一梁橫截斬然

夏氏之則

奇怪畢呈

瀑與梁而俱下陡然壓與瀑而同崩若經旬不雨纔出於危橋之下其流也絲絲其聲也琴瑟若霧雨連辰則爭過於高梁之上其湍也澎澎其響也轟轟若曰兩龍爭鬬不知夜一石橫空豈度人此爲瀑寫來源樹鏗鏘也若曰銀漢倒垂雙淵合驚濤怒起萬山空此爲瀑寫嘷嶸形氣槩也若曰銀河放溜黃牛峽雪浪翻車白馬津此爲瀑此頓挫喻翻覆也若曰崕從瀑布聲中斷橋自青山盡處連此爲瀑道洶湧言衝突也若曰瀑流半作天邊

雨片石全鶩海上虹此爲瀑揚河潤讚霖靄也若曰石橋未到先聞瀑盎竹初闢別有天此爲瀑開堂皇形廣大也若曰翻湫何限不平氣津濟蒼生意藹然此爲瀑舉抱負攄憤鬱也既若幽谿與五洩之瀑又不然他處之瀑不可以入畫入畫則板法幽溪與五洩之瀑卒難以入詩入詩則失真惟妙得古人之畫意深入山水之幽情差可厓略幽谿之瀑亂石岭岈於澗底樹水蘩襍於溪旁其高也不啻千仞其出也何止百湍始出潭以爲瀑復

積瀑以爲潭瀑瀑相承潭潭相繼潭上危石蒙千年之怪木石上怪木縈百折之枯藤或向綠樹裳茸中而窺其崩雪或於巨石巖巘處而覩其流雲或始則泉落於樹頭或次則樹生於泉上忽流之左而又流於右倏觀之東而又移之於西下一潭有一潭之勝登一厓有一厓之奇眞目送之不暇實洗耳之可怡若夫五洩發源於仙人鞋頂結束於螺螄大溪自下望上來之天末本是一瀑而乍起乍伏者五每一洩相去者數里其立地也高其

摘詩但採
龍驪

遺世也。遠縹緲雲端，與白雲而作伍。依稀月下，與明月以爲儔。居百層而嵯，百層凝軒轅神，而亦疑姑射仙。五疊泉而五疊，不宜濃綠，而亦宜淡硃。下一漈待許由而洗耳，上一漈普巢父而飲牛。留最上之三漈茅，當與山僧洗鉢漱齒，澄神豁眸。若夫斷橋與石筍，跡在石而不在瀑。苟以詩而求之，則水絲晴纖，支機石，玉屑炯銷，承露盤，此斷橋之形容也。曬賓經年，洗毒雨瀑，流六月，飛嚴霜，此石筍之形容也。至於石羊頭、黄墀、南壑等諸瀑，豈無一

段在勝莫之及矣。雖然九里坑不可少也。品山第一。品瀑次之。

季重先生有天台評。　先生有瀑布記。山水應為增價矣。天下豈乏之山水哉。不得人不彰。描聲寫色。譜其形容。朗寫其優劣。筆筆盡洩其髓。真詩畫所不能及。

時無衛霍奈何

〇〇〇紀任名將定國是

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國是國是者如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名實則信用魏相武侯欲與蜀漢則以嚴治蜀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贊皇晉武欲平吳則密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子房破之前箸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斷以獨見衆言擾擾而持之愈確謗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載途也姑觀其後此乃所謂國是之定也而

今果如是乎。武曲將星。慘黯不明久矣
無憂畸之肝胆。有信口之亂評。非得　君相。國
是信未易定也。雖然。任高崇文而成。任趙括而
敗。則將之不名。又無爲輕任耳。

〇〇〇紀將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闖者實任之足矣反其任將之積弊則爲實任以實任者即收實効推緋于持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

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矯視誇冒虛于首虜鮒屠鯢入攘實于他人僞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紬屠腸蹀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紬赤羽若日而曰彌溢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駈虜絶塞㒸而覆之以爲功者

兵可言抄傳塘報之人

收。否則紳士生斯世。即有忘家裹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掣肘。于築舍之謀耳。
據投鄉降夷之口詞。奴酋某日上馬。某日犯搶。徒步套文。空謄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奇。身先士卒。而與奴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報之大將亦可。
將將者如是。將那得不出。于是有不愛錢之文官。遂有不惜死之武將。不然施頭耿耿。何日埋光。

○○○將權

今居平敢令盡出自督撫當陣旗鼓乃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彊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

有撫有督又有監視一羊不幾九牧哉橐空于餽遺無以飽家丁計撓于牽掣無以伸獨是思縈于迎合無以及運籌安所以責成功也竊謂

兵不可無制。將不可多制。

賢賢節妙
絕詮疏

○○○鄧孝子汝南傳

孝子鄧汝南城東張香橋人性不好色予常有言色身之力薄事君必不忠色身之膽寒交游必不信諄諄戒色葢勸孝也鄧子不好色有其質矣十九娶孫氏必一齒親命立遣之其行事似過然先與之約既遣終身不娶亦可不憾里人傳吮癰割腹風風雨雨常在周孝子祠既臥病於家或猶見之祠中燿以明燈親嗜肉神者告之鄧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見者自有神或曰神光燭舍隣疑失

火、鼻香滿室。父病旋瘳。所謂見者、自有神、非長齋
那嗟乎鄧子之外。惟四壁耳。像於家。哭於墓。斷酒
一介不取。預知去之日。去之日以親像囑同里孝
子若曰。咨爾鄰比、念他人之親。豈不知事其親人
人知事其親而孝子。瞋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
有大孝孝。豈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
人之孝如鄧子。可以風矣。宜吳人祠之不絕也。
出妻謝親不娶謝妻。全是一團至性在。酸腐者
必曰。如無後何。有牽掣孝便不能。

豈

台州府天寧寺自來罒

○○○大聖迦葉波尊者

是彌勒非彌勒斜笑壁上花星斗胷羅纖不怕人不識○怕是一肚皮不合時宜是一肚皮謀反家事腹劒笑刀○

○○○啓教阿難陀尊者

手中無獅獅亦吼眉結巖萬重不作人間緇黑而癯删盡文字魔木落山容瘦

知他枝葉皆刪

○○○應供賓頭盧尊者

經在掌中月在天安經殘月不了意中白了了吾亦讀書人眼際時縹緲

宥胸如月不待借光

○○○埼住山中難底迦多羅尊者　飛來應

飛來何不飛去一動不如一靜動靜並有兩般此座應須精進

識得動中靜不受風旛轉

○○○西瞿耶尼州賓頭盧尊者
眉如盍口如鑰灌頂藏明珠不炊之庭鍊丹藥
是之謂藥王
○○○迦葉彌羅國迦諾迦尊者
在險亦不驚入定機常括坐尊溯濤逆浪中雲漫
漫兮水活活
身有慈航
○○○東勝神州跋哩陀闍尊者
彌勒笑尊者尊者笑彌勒不笑嗔癡人不笑極樂

國得意欲無言大道非空色。
離欣厭心而入道。
○○○䟦鉢羅州䟦羅陀尊者
昔從天戒至叉向越山行爲賦無衣者。夢回仔細
尋縈將珠在手一任龍自吟。足踏龍宮裡小心波
旣平
不忘自巳衣珠安禪毒龍巳制
○○○迦葉彌羅國詎諾迦尊者
昨在大龍湫知尊觀瀑意不雷亦不霆。如如慈水

憇坐君羅漢洞髯根與雲砌何地無雁山此中自遊戲

可云不動尊

此已渡入

○○○

再出山與相知書

弟向竊閉戶讀書之名而丙寅遂歸終日惕惕閉卷一字未能會心旋讀旋罷遂受閉戶不讀書之實豈非天哉名實之際良可畏夫

江潭行吟乃有離騷放逐困學問之候也非此不足消憂讒畏譏之心非空憂畏之心却亦不能學問能以易郡獄諸公固能自易哉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二

朝遊江湖夕調鼎僞庖厨之刑罰也省之而已珍羞在列海陸並陳口腹之稅歛也薄之而已繁詞累句時文之加派也免之而已

奚其爲爲政

○○○其三

我無所取于世是我不需官也世無所取于我是人不需我官也持是安歸哉歸家耳

詩書山水樂有主人分竹分蓮可以無慮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稽古刹于婁江建新築于接待座繞菰蘆漁唱半天齊梵語路迷蓁蕪鐘聲千里響祇園幹老螯龍知樹同金粟屋摧鼯鼠竄花落曇雲名蹟苔封古道松柏三徑寂遺文蘚剝斷碑風雨五更愁爰者正林誓開弘願啓白社以延佛毋借半領之袈裟遠紅塵而建小龕刻一礎于攬率車鄰鄰而來止駼停紫馬大夫花對對以成羣門送青旗帝子年年歲歲爭看城市之觀徃徃來來幾作驛騷之費

空中之樓閣未成，道傍之屋舍難就。惟資檀越願
長者，盡破慳囊殊種因緣。隨居士普齊道念，金刀
錢布，十方來貝葉之施；銖黍絲麻，一木支蘭若之
室。茲既赤手無措，惟藉綠文敷貢。謹題數語，聊附
後言。疏

金粟散清香，曇雲出新彩。

如今那得
來

○○○乞為海忠介公題請建祠呈文采畧

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廵撫應天等處地方
右副都御史海忠介公抗節忘身藉甚
肅皇之世起家總憲簡在
神廟之心顧惟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祀葢
茲重地實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閭里正賦長之
橫斂不經無藝之苛征布人千敵體衙門朝夕登
記設或有不公事件鉅細必知白茆躬廵草礫之
間烏府口勞郡耒之衆給工倚辦則捽閒州庫散

今則不聞撫字唯勤催科

公論久而足

寄贓以涉饒爲名者萬金用力不勞。繇虞祀海神感回風而潮汐不沸者五日。適當隆慶巳巳。水滔天之後不減宣德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聞催科。唯勤撫字。夏忠靖之日夜經畫而似況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軍民而兼胡卿之袪除民害。日常餼菜必出俸錢。駐劄衙門不煩供帳。羣小側目姦佞甘心。一葉還鄉。萬民揮淚。且碑去思者或因以干澤。立生祠者或藉以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袁京之餒鬼。羊公無後空招寂寞之忠魂

伏望題請賜額。紉搆專祠。豈徒一時僉議之公。實
裨萬古風敎之大。右故隱士徐淚峯應雷擬撰而
予爲損益字句。嘗語人曰。祀周夏二公而不祀海
忠介。吳人薄矣。乃周綿貞中丞以逆璫被逮。又多
惠政。人心不死。悠悠然乎。
吁。精誠可以格神。惠澤有以被民。而不能息讒
口。何哉。若夫周綿貞中丞。則固圉叔也。不辨黑
白。亦何足責歟。並俎豆之。固亦人心之不死。

種錦刑破幽魂

葬虎丘平頂雲下故云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高仲子姬敖十三娘墓銘

姬臨淸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卒天妃宮葬于虎丘七十日爾姬美而敦禮三五在東遊雲散之悲夫余仲子友也既卜葬歲一享坡公曰豈伊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主也系以銘銘曰

含爾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澄淵白雲欲歸青松半筵永寧貞魄鐵花秀巖何以比德潭影

薤烟

却恨貞孃不得如此金石以榮幽壤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 起語悲咽

姬不以喪歸久露命也俾與敖姬姊妹見永結泉好二姬主敖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問千秋孰主孰賓余旣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郎此路遑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秋雁環珮游仙芳寬落日幽寄霞箋長留一道堤上春還

是鬼話亦是達言。

高仲子諱梁楹。字明柱。黔之行義孝廉。敖姬年十八葬千頃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柩寄禪室有年。茲令葬敖姬墓傍。距數武。相趙覛葬司松楸者山長張君天和也。

日知巳亦豈能多

古此深念垂老得召將也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嗟乎悠悠世法知巳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章受憎不受愛心乎愛矣其惟格人格人亡矣傷如之何斗酒隻雞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之文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翁然趨古先生眞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虜策虜在强兵策兵在選將日取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年垂老辟召齋戒而入告竊憶某與先生一住三湘七澤一住七十

憐才如此哭豈能忘

二峯相遠也而相邇相見也而相失戊戌之役暗中物色予甚閱三十三載見先生于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月遂別先生于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湘潭客過而慰余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弗獲予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二十七日不舉火亡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曰僕老矣善事

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正

月忽語曰。吾將買舟至金閶。攜所撰著與生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奈何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契、濶、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得一思者已不恨。得一知已當何如。宜深輟絃之思不直人干之痛。

祭諸敬陽先生文

嗚呼論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辨天下事及追求心事又曰不唯無他腸是無腸者乃足貴耳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機心無他腸而完熱腸者也先生與余談仁而狀之以赤故曰血心先生初立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對

君父也在儀部力持清議以赤心對職業也矯矯排流俗而伸郡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對寮大夫也敎人以學敎人以官以赤心對友朋也在林泉上

不求人知買心眞赤

書執政孳孳　國本以赤心對天地也昔人謂蘇公救得緩急人白公救不得緩急人雖然今之能爲樂天者亦罕矣况如先生乎先生緩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蘇公者夫先生自苦而未嘗一苦人與先生交必能自苦而陰體其意然後不負故一日發憤先生在焉一念行仁先生快焉噫先生往矣一日行仁一日發憤而可使先生在在且快焉則風雨晦明閒髣髴見之乎

故是一朴實地頭人

只是詩不主唐文不秦漢欲託人重耳

○○○止牘題言

止牘牘自此止止也何爲有此感甲子之災也繼自今不復生一辭矣

性不工詩代又不屑尤厭作序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如其不爾譽言何益噫士固有恥賀秩獻壽碑德其文諂濫緣蔬侈薦牘其文乞乞與諂文之下也弗爲之矣

人盡有此恥不煩秦火矣抑知諂名乞利八股先爲厲階

幾人青眼在湖山還是爲紅粉者多

○○○題春湖詞

嘗笑紅粉心長節俠氣短西湖不然節俠心即紅粉心拜岳先生齒牙盡裂纔過第一橋渾眼嬌粉以此二障牽惹湖光消去一半夫縞衣綦巾齒子蝤蠐衷懷悒咤嶲云義憤緣紅粉心不真耳初抵杭忽見撩草人如覩西湖面古今懷古詩鷓鴣宮草一經摹擬便成醜惡詞云見說當年歌舞地錢塘三日斷江潮便老勁他詩稱是月之十泊岳墳坐樓舟美人躍馬如飛電琵琶消盡第三橋歸作

春湖詞序

四時有湖。而獨詞春。猶是紅粉心長

書不過借証耳活心靈豈恃死編簡

○○○祁司馬藏書約跋

山谷云元濟在東坡雲霧之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人豈可不擇交遊親戚耶先生令長洲溥被災百萬枯魚手掌中用古人一字一句不著先生咄嗟立甦以此知先生眞能讀書令官司馬盱衡軍國疆圉大計繼自今晉陟卿貳諸籍畧必不索取蠹簡中郎先生上下經史數年來與蒙商量密犧胸中眞有完書而不以示人須先生使事還里及渲白下纔數易朔鱗鴻往返必辱千言如決西江

如此不負所藏

之水。然惟黽勉勸讀書。而亦不輕以示蒙頂方下尭峯。好音自金陵來。紫氣浮動。私計函關五千開械莊誦。僅約藏書以知此先生之神遠矣。蒙自屈首受書。當其得意。如逢故人。疑難交送。方據梧兀思書。輒棹臂不顧。而先生與爲賓朋。與爲姻婭。苑囿以居之。徒侶以樂之。明月以談之。清風以來之。而書亦效且笑于先生之側。書于先生。如嶺出雲如竹解籜。于于書。如臧收羊。如山登奮。噫書亦可不擇交遊親戚耶

書便是交遊親戚。何必更擇。得意如逢故人。今

先生已言之矣。